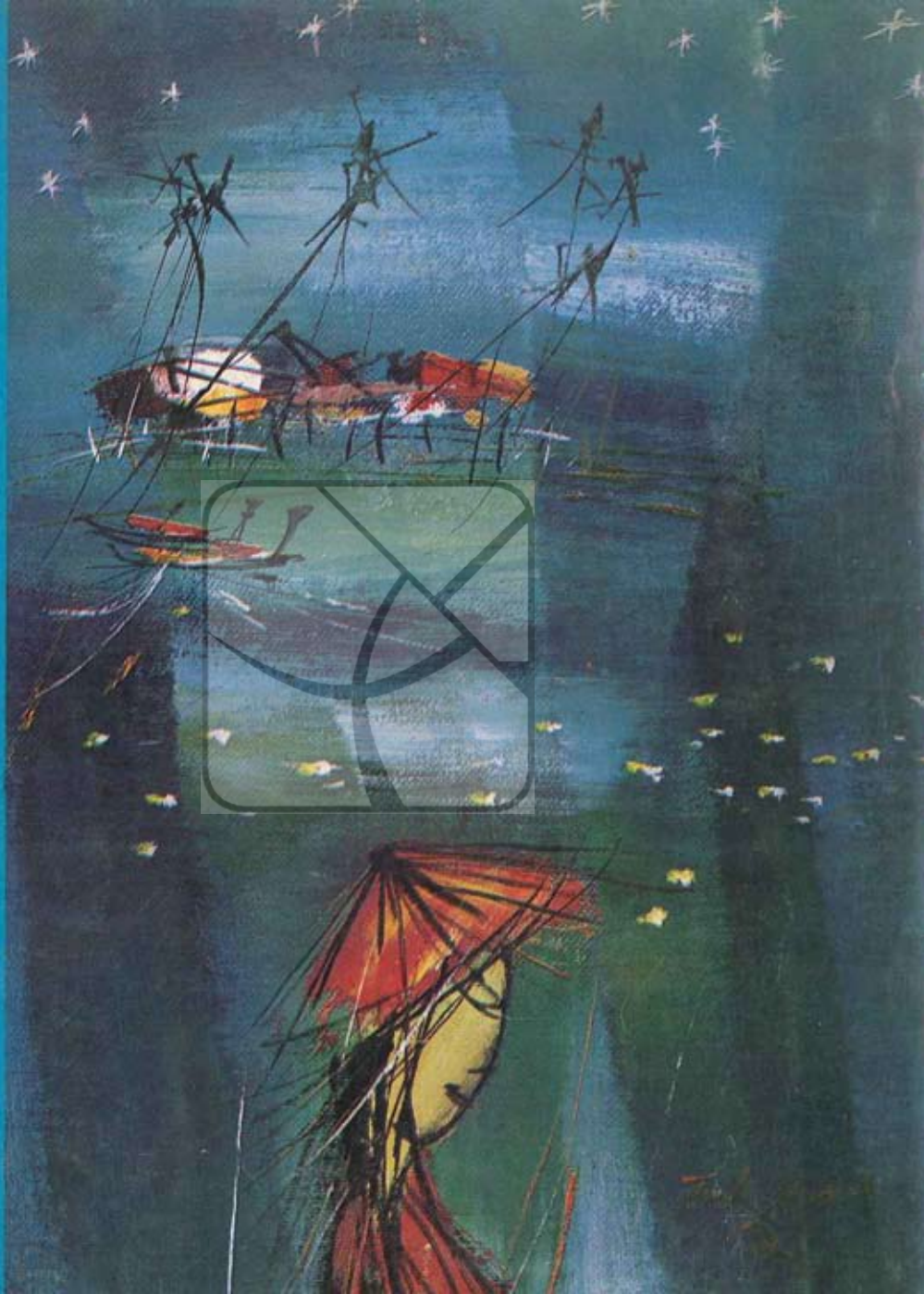


流螢紛飛

何乃健 著



流螢分飛

何乃健 著



洪天賜教授捐贈



乃健詩集之二

流螢紛飛



大馬文叢 9

本書獲得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作者：何乃健

出版：犀牛出版社 PENERBITAN BADAK, 47, Nagore Road, Penang, Malaysia.

印刷：康華印務有限公司 KHUNG WAH PRINTERS, 8, Leith St., Penang, Malaysia.

定價：M\$2.50

一九七八年八月初版

本書擁有版權，翻印必究。

目錄

自序

第一輯 流螢紛飛（小詩五十首）	1
-----------------	---

第二輯 萌茁的珊瑚（小詩二十九首）	19
-------------------	----

第三輯 山獸的遺囑（小詩十六首）	31
------------------	----

第四輯 星下的廣場（短詩二十首）	37
------------------	----

（一）星下的廣場	37
----------	----

（二）立在高崗上	39
----------	----

（三）畢業前夕	40
---------	----

（四）夜渡	42
-------	----

（五）那一段日子	44
----------	----

內第一次露營	47
(四)寂寞	50
(八)幽靈	51
(九)出海	54
(十)登山	56
(五)新生	59
(四)小雨點	61
(四)松鼠標本	63
(四)無煙煤	65
(四)小小天文台	67
(四)憂鬱，你	69
(七)呵，那眸	71
(四)忘我	73
(四)黑巷	75

自序

——我謹以這本小小的詩集，獻給我的母親和大哥乃齡——

我把幾本貼滿了剪稿的簿子，一頁一頁地翻着，我把回憶也一頁一頁地翻着——十七年前，我是一個愛織夢的孩子，我熱愛文學，更熱愛詩。有一天我從學校的圖書館借了泰戈爾的「飛鳥集」，以及冰心的「繁星」與「春水」回來閱讀後，小小的心靈裏，充滿了靈智上的喜悅，於是懷着一顆洋溢着激情的心，嘗試着把自己生澀的感情，在拍字簿上潦草地記錄下來。那當兒我的想像力有如雛鳥的翎羽那麼幼嫩，我對文字的掌握，也有如學飛的鳥兒那麼笨拙。我把這些三五行的習作一首一首的寫下來，收在抽屜裏，得空時拿出來，改了又改，塗了又塗，然後從幾十首短短的習作中，選了十首出來，以「初飛集」為題，投寄到香港的「海光月刊」的「詩叢」去，幾個月後，那些習作竟然僥倖地被發表了，同時還附上「詩叢」主持人何海先生的詩評。我感到無限的興奮，心中充滿了鼓舞。我像那隻初飛的小鳥，在振翅之後領悟了一個真理：只要持着不屈的意志，任我們遨翔的天地是廣袤的。在寫作的道路上，何海先生，亦即是後來在「伴侶月刊」主持詩評的陶融先生，給予我最多的啓導和激勵，是他給予我勇氣用自己的語言，不倚靠別人已經寫過的詞句，去抒展自己的感受，去描繪自己心中的情和景，去發掘未被涉跡的意境。對我來說，他是最感激和最敬佩的恩師。

一九六四年初，當我還在高二唸書時，有一天已故邢鶴年校長突然在上課的時候，爲了學校一本文藝刊物「韓風」的出版事宜，把我傳召到他的辦公室去。由於當年學生在搞文藝

活動時，受到種種客觀因素的約束，因此當我走向校長室時，心裏忐忑不已，深怕編委會在編輯方面出了亂子。出乎我意料之外，邢校長見到我時，和霽地叫我坐下，親切地談起我發表在「韓風」裏的幾首短詩，同時予我一些充滿激勵的勉語。面對這麼一位仁愛的長者，我的心裏被激情瀰漫着，於是鼓起最大的勇氣，把一個蘊藏在心裏很久的念頭告訴了他：我想把幾年來寫下的一些小詩出版一本小集子紀念。我依稀記得當時自己的臉孔一直在發燙，我的聲音是顫抖的。邢校長對我的優勳不但沒有給予不屑的嗤笑，反而鼓勵我把「碎葉」的稿本交給他，由他代為介紹與「星洲世界書局」出版，還為我寫了一篇序。而今邢校長已逝世好幾年了，每當我翻閱「碎葉」重溫自己童稚的春夢時，總對這位長眠的長者緬懷不已。

「碎葉」的出版，對我來說，有如一個長征的旅人留在沙地上的第一個腳印。嚴格地說，這只是一冊詩的習作，而今重讀這本小集子，有好些段落是叫我臉紅和愧惡的。謝謝何海先生，我的妻子惜蘭，麥秀同學，莊廷良同學，周榮先生與堂兄乃強醫生，在寫作的道路上，給予我的鼓舞，加強了我的自信，壯了我的膽，堅定了我的志向，賦予我勇氣去舒展跳躍的生命，去描繪感情的高揚，去擴大精神的面貌，去加深對人生與自然的體會；讓火焰在我年青的心裏歡躍，讓陰影自我靈魂深處潛逃，讓歌聲自我的胸膛浩蕩而出，讓我的脈膊和社會人羣的脈膊一起跳動，讓我深深的領悟到，生命的真正意義原就在燃燒自己，像太陽一樣，溫暖了別人，也溫暖了自己！

憑着這股信念，我斷斷續續地寫下了整千首小詩，少數在釐清之後拿去發表，大部份在拍字簿裏被我刪了又刪之後，搓捏成一團廢紙丟掉了。我像一泓山澗，不斷地潺湲奔流，我不敢多作一會兒的駐足，我也不敢頻頻回顧與眺望自己的起點和源頭，去自我陶醉於幼穉的迷夢中。我要投奔的大海，我所憧憬的理想離我那麼的遼遠，以致我一直不敢作再度出版詩

集的念頭。這麼一晃，十年的歲月就在工作與學習之間溜逝了！

一九七六年的五月，我整理了自己多年來寫下的散文，出版了「那年的草色」之後，妻說我也該把寫過的小詩作一番整理。我當時答應了她，可是自己的情性却叫我把這回事延擱下來，直至七七年底，才在她多番的催囑之下，從兩百多首發表過的小詩之中，選出了九十六首來，加上一些短詩，以「流螢紛飛」的書名去申請雪蘭莪中華大會堂的統一學術文藝出版基金，僥倖獲得雪蘭莪潮州八邑會館的文藝出版獎。對於上述社團褒諸公對文藝的愛護與熱忱，我謹在此，致以萬二分的謝意。

「流螢紛飛」共分四輯，前三輯全是小詩，共九十六首，是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七年之間寫成的。第四輯所收的十九首短詩，則全是一九六四年至六九年間的舊作。第一輯的小詩「流螢紛飛」，靈感的泉源來自美麗的大自然。由於中學時常常去爬山、游泳、露營；大學時的長假盡是在園坵、村野、農場及農業研究所中渡過；出來工作之後大部份的時間在稻田和曠野中奔馳；使我有機會常常和大自然接近，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去觀賞大自然的千姿百態，以自己的滿胸熱情，去凝注大自然的顰笑及蹙眉。這輯小詩，是我對大自然的獻禮。第二輯小詩「萌茁的珊瑚」，是為我的妻子惜蘭而寫的。在思慕的時刻裏，我只能以文字把自己的夢幻和深情串綴起來遙寄。第三輯的小詩「山獸的遺囑」主要是抒懷言志的作品，在過去風雨飄搖的日子中，我寫下這些行句來砥勵自己，也用來鼓舞受到挫折的友人。這些小詩，有的寫在信上，有的寫在紀念冊裏，如果這些小詩，能像冷天裏還在燃燒的炭，給我失意的朋友們絲毫的溫暖，我就感到滿足了。第四輯的短詩在行數上都比小詩長，在寫作時也比小詩難產。我自己比較偏愛寫小詩，因為小詩的寫作基本上像攝影，當一閃的意念，一瞬的美景，一紋的感觸掠過心頭時，往往三言兩語比長篇大論更能把這一切的投影在心靈裏攝住。

至於短詩或長詩的寫作，就比較像繪畫，要慢慢的調色，要細細的揮毫，而我自己偏偏缺乏這種靈巧。

這本小小的詩集，是我的第三本集子，在出版的過程中，麥秀同學的協助奔走，「犀牛出版社」給予出版的方便，謝德謙先生精心繪設的封面，令我銘感不已。對於扶助我跨出第一步，出版「碎葉」的「星洲世界書局」，以及慷慨地予以出版方便，使我能印行散文集「那年的草色」的「棕櫚出版社」，我謹在此向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乃健記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四日於吉打。

第一輯

流螢紛飛

——小詩五十首——



流螢紛飛

(一)

七夕將近

水裏熠煜的寒星

都孵化成紛飛的流螢

竄出池畔的蘆荻

熙攘在山村的小徑

不知在爲誰家的織女

向牛郎把相思牽引？

(二)

晨颺微微拂過

一溜白露捐着

一粟初昇的朝陽

在蛛絲上練習走索

白露不慎墜了

愧怍地隱入草叢裏

讓摔碎了的陽光澱滿了

青青的草色

(三)

老農勾着滿河星光
潑潑在休耕的水牛身上
暮色漸蒼茫

卸了軛的水牛，閑逸走回欄
輕拂着茸茸的長尾
把星輝抖落，徑旁的花瓣

(四)

盜取了落霞，盜取了天火
楓紅的橡葉蕭然而落
燃着了水波，燎遍了小河
睡蓮，你瓣上的霞暈
會不會是從蓮藕直燒到蓮托？

(五)

那新樞爲什麼慵然斜伸？
莫非是由於蛛網懸掛着白露
懸掛着剛揉眼的朝暉
懸掛着凝固在露裏的清晨？

(六)

星夜出奇的燦爛

雨後的芭蕉上

臥着多支流的銀河

在風裏，只要傾耳

就可以聽見

銀河沿着葉脈

互相匯流的音響

(七)

臨着田裏的小溪

流螢誤將影子

迷失在倒映的星群裏

只好懊惱又灼急

迴繞着蘆葦

盪一圈漣漪

撥開那群繁星

把自個的影子撈起

(八)

不堪青空冷寞

億萬年來只懂規舉的

依循着星圖的軌跡運行着

殞石終於潛泳而逃

還俗爲多彩的星魚
在海底組織浪遊的星座

(九)

熙熙攘攘的雲朵
聚滿了盈盈的運河
肩膊擠着，肘兒磨着
咿呀咿呀
遍開了水閘
稻禾焦灼地在田裏等着解渴

(十)

陽光斑斕
在婆娑的菩提上
一隻斑鳩縮着頸
在風裏聆聽
千葉舐食着陽光
像牧童聆聽
羊群爭着嚼草，在牧場

(十一)

怎麼夜空一片蕭索
沒有星辰閃爍

一定是你了，松鼠

錯把滿天星斗

當着發光的核菓

藏到樹洞裏儲糧過冬的！

(十二)

呱呱，頭上掠過一陣歸鴉

你猛地抬頭，把鋤歷在掌下

疏林外，夕陽訕然醉了

晚風剛剛犁過的畦畦長雲

已植滿了熟透的落霞

你心想：待滿園的蕃茄長大

蘿裏裝的盡是這些彩霞啦！

(十三)

田壠鑲着一方一方的水田

一方一方的晴空

你急急地把秧苗插入白雲中

收割時稻禾擁抱着秋風

漾着睡意擺擺

稻穗的夢就是你的夢

(十四)

運河慢慢流
波紋伴着霞影洄游
就是鎖上千重的水閘
也關不住霞靄悠悠
多作一刻的逗留

(十五)

山村靜穆
只有徑旁的小草
挑着一簇一簇
點燃着月光的露珠
像挑着一盞一盞的燈籠
不知爲那個夜歸人照路？

(十六)

月光沿着山坡流瀉入深谷
匯蓄成儲滿碎銀的大湖
列車探着黧黑的鼻子
轟隆而去
載着滿山滿谷的月光
奔往橡林密佈的山麓

列車，最好你能傾落盈盈的月光
把破陋的牆垣填補
爲凹凸的林徑鋪路！

(十七)

山泉載着滔滔的月光
泛濫在粼粼的湖上
扁舟悠然地醉臥垂柳旁
側耳細聽月光瀉落湖面上
激起琤琮的迴響

(十八)

向新樞交還翡翠的綠意
枯槁的黃葉蕭蕭地
飄落溝渠裏
他沙啞的低唱着，忘了悲傷
累累的巢實都鞠着身子
向他致以英雄的敬禮

(十九)

裹着蔚藍的霧
繞着如雲的樹
叫人分也分不出

究竟湖是一塊被割切的天宇
抑或天宇是千萬個聚集的湖

(二十)

翠嶺上架着織女的機杼
終日忙忙碌碌

趕着紡織瀑布一幅又一幅
燕子，你可否剪下一小片白瀑
給牛背上的孩子底破衣補一補？

(二十一)

捲起一簾樹影，一簾月光
窗外一朧新月正彎彎
遠眺海天一色，望不斷
朋友，你的歸舟何處
難道走錯了航線，遺失了羅盤
把輕舟盪到藍天上？

(二十二)

繁星

萬里之外
你是否也藉着我們舷旁的燈光
在嶙峋的雲礁間慢航？

(二十三)

如珠花一般琳瑯，元旦
你是舊日子和新開始
銜接的橋樑

你引彼岸一脈青山入我的眼
又撒滿地春光覆蓋我的胸膛！

(二十四)

晚風捲起了白雲縫紉的營帳
遠足到山林中野餐
臨着漸濃的暮靄
擦亮一螢星火
在夜涼裏烤火取暖

(二十五)

彩虹沾着雨
把湖水染紅染黃染綠
水鴨列着隊划向湖心去
爭着潛入水裏
銜起琳瑯的虹影
修飾絢爛的翎羽

(二十六)

——究竟滿院的馨馥來自何方？

——呵，那是來自你足履下

泣血的落花！

(二十七)

當風濤凜然而至

整個山林鼓起千萬片舌頭阿諛

當風濤遙然而逝

整個山林啞默着，若無其事

甚至聽不見一聲唏噓！

(二十八)

旁着斑駁的古寺

一株老樹，戰慄着孱弱的身子

抖動着骨嶙嶙的瘦枝

在風裏，沾滿了暮色

潦草地在河面上

寫下了古寺的滄桑

以及自己悲涼的身世！

(二十九)

你不在乎自己的全盲

畢生往黑土裏鑽

蚯蚓，你的毅力有一天

一定能够穿過地心的熾熱

通往地殼的另一端

迎迓一顆全新的太陽

(三十)

那年在田裏吹蘆笛的孩子

而今滿頰的阡陌已豐收着棉籽

那年濃蔭茂盛的大樹

而今已龍鍾光禿

啄木鳥，你就是再叩問千百次

老樹也記不起

孵化你的巢，是結在那一截枯枝

(三十一)

貝殼

你美麗的紋采裏

摺着多少個黃昏

海濤濺激的落霞？

(三十二)

何必爲落花而灑淚築墳

蚯蚓自然會把殘瓣翻入土裏
而繁花的根
也自然會在枝頭
再把青春交回給她們
而你自己呢
葬花的人？

(三十三)

落日帶着微醺
從新葉的掌紋裏
讀出落葉的命運
春天的命運
自己的命運

(三十四)

多少風帆遠了
千年後一直不曾回來過
多少望長了賴子的怨婦
閨眸倦睞了，永遠不醒的
讓耳朵化成了貝殼
每當潮來時
就靜靜地貼在沙灘上

傾聽着水平線外

是不是有人吹起回航的海螺？

（三十五）

啊，海浪

你是從那一個仙境裏的島上

採擷了這麼大束大束的浪花

到來遍植在岩礁上？

沒有用哪

這天地裏只有頑冥的石頭

沒有可供花兒落根的土壤

（三十六）

那遇了風就搭上的蒲公英

都在離內離外開滿了花

而你還在江邊等那一葉歸帆

唉，幡然的茅草

你等白了頭還那麼忠貞和倔強！

（三十七）

趁着酒酣耳熱

嚼火在稻梢上曲膝而坐

鯨飲着曠野裏的風

漲紅着臉

鼓舌醉罵着

千古以來

躲在面具背後的

英雄豪傑，先賢與聖哲！

(三十八)

浪裏一隻纖細的小梭魚
以爲波濤的汹涌
儘是掀自牠款擺的尾鰭

(三十九)

蚌殼裏的彩珠
來自殞落的星子？

(四十)

泥灘裏的死水
只要肯淨化成一朵雲
還是可以變成虹的

(四十一)

多少浪潮半跪着
獻上束束水晶的鮮花
岩石上的薔薇總是緘默着

高傲地仰起頭，不同一句話
她等待一朵遠行的雲歸來
瀟瀟而下，灑她滿身的錦霞

(四十二)

海浪拂着霞暉湧上沙灘
灑一身海水一身陽光

在淘蛤蚌的老婦底破衣裳
然後喘一口氣，嘯一聲長嘆：

——篩子汰不去你的貧困
却淘盡了你生命的春光

(四十三)

提燈的螢火
縱使你蹣跚在藍天上
熠熠的閃着
你還是螢火
變不成星星的！

(四十四)

——大海呵，你為什麼總在
浪湧時嗶吼
退潮時嘆息？

——只因太多血腥沉澱在
藍色的記憶裏，

只因浪裏的鹽份

儘是結晶自辛酸的淚滴

（四十五）

黑夜像夢魘一樣

沉甸甸地壓在喘不過氣的大海上

大海掙扎着從噩夢中醒轉

不甘被奴役的波瀾

揮拳吶喊

把欺壓着他的黑夜掀起

摔落巖礁上，狠狠的搗爛

（四十六）

一隻炸蟻呆愣愣

伏在腐朽的樹樁上

想透過蒼鬱的苔痕

考究密麻的年輪裏

那一圈記載着

墳裏的老膠工第一趟

踏進到處瘴氣蛇蟒的芭場

(四十七)

匿在銅像的投影裏
蟋蟀們喧噪的爭論不息——
多少孤兒寡婦的淚
調拌多少戰士乾涸的血液
才足夠把記念碑上
長長的頌詞髹漆？

(四十八)

像移動的山巒傾翻在眼前
澎湃的黑雲滾湧向你的臉
蒼鷹，你沉着氣，張翅盤旋
準備以鐵爪踢開那倒塌的斷崖
以及攫啄那道向你揚鞭的閃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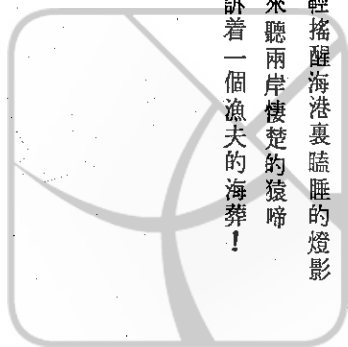
(四十九)

從一個山崗催喚到另一個山崗
秋蟬，你把旅人的行腳
催促得越加的匆忙
你把一顆晚星催亮
你把兩顆晚星催亮
你把熱淚催出他的眼眶

朦朧裏一盞油燈在窗前燦閃
妻兒焦灼地等待着
遠行的父親回來開飯！

（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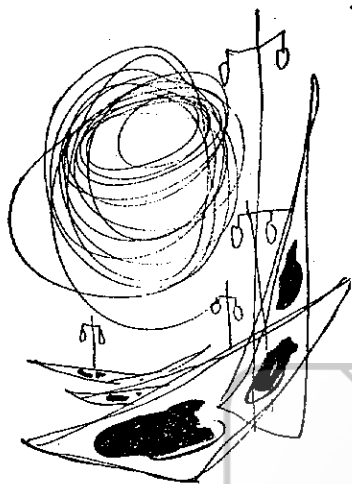
貧血的弦月僵臥在天上
漁火哭紅着眼，輕搖着槳
輕輕搖醒海港裏瞌睡的燈影
醒來聽兩岸悽楚的猿啼
哭訴着一個漁夫的海葬！



第二輯

萌出的珊瑚

——小詩二十九首——



萌茁的珊瑚

(一)

在期待中有你的祝福
冷峭的日子也溫暖如暑
而愛情，像海中的珊瑚
在思慕中把新的枝條萌茁
待到相逢時
已龐然如樹

(二)

接獲你悵悵寡歡的信
頓時渴望化成一箭快艇
渡你遠離寂寥的荒境
倘若憂鬱追踪你
我會化一岸蒼蒼的葦葭
把你悄悄的遮隱

(三)

我的歡樂源自你的歡樂
像清歌源自伶俐的喉舌

你有憂鬱我有雨積雲

當你哭泣我有悽迷的月暈

而一旦你爽朗地笑了

笑聲比風鈴還響亮

那麼我的歡樂就昇華爲

那陣追風而來的迴響！

(四)

我沒有浪濤的多情

澎湃地重覆每句情話

給每個沙灘傾聽

我只是沉默的風鈴

懷着金屬的冷漠

除了風來時，總含蓄着

拒人千哩的謐靜

(五)

有時候，愛情

比青銅時代遼遠朦朧

一些話語，比鏤形文字

更難拼音

許多神秘失傳的語言

只能靠着舌尖去探索
只能藉着味蕾去聆聽

(六)

千個日子的思念
慢慢地沉澱

沿着我的腦子

掛滿了釉白的鐘乳石

每當你的影子

姍姍來遲，輕輕彈指

叩醒了往事幕幕

像叩醒一穴倒懸的蝙蝠

撲飛着撞入我的夢裏來

我的心就爲你而顫動，如

一顆葉端的夜露

(七)

你的信是遲來的季候雨

沒有雲朵的天空湛藍得憂鬱

而我常把團圓的鴉影

也誤作是雨雲的驟至

(八)

愛情蒸發了死潭裏的止水
日子再沒有蒼苔的陰晦
我要洒脫如一片雲彩
裹褶金色的太陽於袖裏
然後擦響一聲驚蛰的春雷

(九)

在漫漫的、長長的、寂寂的夜晚
在漫漫的、長長的、寂寂的旅途上
容我把心靠攏你的心房
你是和煦的小陽春
挨近你就挨近了赤道
挨近了熱帶的林園
挨近了濃蔭的棕櫚，沁涼的山泉

(十)

五月的風雨正闌珊
你的夢中是否也春雨潺潺
倘若夢裏涵湧着雨積雲
切莫驚惶
那只是我的相思凝成雨

從我的夢飄入你的夢鄉
滂沱地傾落你的心上

(十一)

你玲瓏的心
簡直是玲瓏的風鈴
最善於捉摸

我感情的風底動靜

(十二)

縱使更濛更濃的霧
也不能阻撓
你向我的夢中搖櫓
除了你，誰能更熟悉
那一條向我夢魂潺湲的流溪？

(十三)

串串掛在心頭的話兒
滑到唇邊你就會心笑了
莫非你早在我心裏
埋伏着一隻密耳
竊聽我感情的脈膊？

(十四)

雨在簾外幽咽傷心

風在葉間輕捻斷腸的琴

已過了三更

爲什麼仍未聞你的聲音

輕敲我的夢境？

難道你夢中的道路

也像我的一樣

窪地四佈，到處泥濘？

(十五)

在我孤寂の旅心

你那慧黠的倩影

就像一隻翻騰的抹香鯨

常常在我心靈的海中

掀起思潮萬頃！

(十六)

你的眼睛蘊着一首小令

含蓄着耐人尋味的意境

天天吟哦，只略嚐到

優美的平仄音韻

畢生朗誦，也汲不盡
那濃縮的深情

(十七)

你的矜持豎立一扇鐵門在跟前
阻撓着我的視線
不知你心裏面

究竟是桃媚杏笑的林園
還是鎮守着霜雪皚皚的冬天
我也不知柵門是否深鎖
抑或只是微微地虛掩
我只好像一個遲到的頑童
苦着臉，焦灼地
背着手在校門口踟躕不前

(十八)

今夕的星光爲什麼特別柔和
呵，因爲曾經在你眸中淘洗過
今夕的風颺爲什麼特別沁涼呢
呵，因爲拂掠過你翩逸的髮叢
以及沾着你髮上晶凝的月色

(十九)

當你泛舟在我感情的海面

你總是錯把白雲昇起的天邊

誤作我們愛情的極點

其實水平線外還有不盡的水平線

而我對你的愛戀比地球更渾圓！

(二十)

當我的手揮一道弧形

輕語說聲別後多珍重

你已闔上噙淚的眼睛

雙睫扣得緊緊

鎖住了我的背影

鎖住了我的心

(二十一)

沒有你的來信

日子沉重得像一朵默雨的雲

心緒是

飄揚不起來的飛絮

溺斃在陰霾裏的晴

潮濕的孤星

(二十二)

退潮的海浪

你的行脚會踏遍每個堤岸
不知你可否爲我携回

那個夜晚，我和她在堤岸
輕歌笑語片刻的迴響？

(二十三)

在你的愛裏我的心逐漸縮小
縮小成一莖卑微的燈草

那光芒和熱力將很快老去
如果浸着我的愛情乾涸了
倘若燈芯離開淨油而燃燒

(二十四)

你修長的睫毛在噩夢中顫動
像蘆葦叢中掠過一陣薰風
那一定是你的靈魂

在夢裏打着神秘的旗語
召喚着我向你緊緊靠攏

(二十五)

那個夜裏飄飛着霧

我在你的眸裏點上兩枝蠟燭
你就憑我而立吧

像敬着長生殿裏的廊柱
你聽，我的心跳像不像
遙遠的唐朝隱隱的更鼓
你瞧瞧，我的眼睛裏
有沒有那年七夕的星宿

(二十六)

都遠去了，那串日子的歡暢
那串日子，笑聲飛揚
如風玲裏閃爍的金屬
互相嘩戲的迴響
那一隻喋喋的游魚
能永遠啣着漪漣不散？

(二十七)

我呵護着你
像那呵護地球的大氣
我給你烘托了絢爛的霞暉
又同時招惹了寒冷的四季
漪漣漾着笑在春風裏

颱風的季節却有難行的爛泥
儘管天空的氣候

有時晴朗，有時陰翳

厚重的大氣總把向你投擲的

流星和殞石燒成燼

不留一絲創痕在心裏

(二十八)

忘了那夕

究竟是醉在唐詩

還是宋詞的韻裏

我的心是臨風的紅燭

趑趄不已

也忘了是美麗的鳳冠

還是美麗的羞澀

把你的雲鬢撩低

半掩着嫣紅的臉頰

嫣紅的芙蕖

千年之後

在這小小的瓊樓

臨着中秋

我們再次並蒂廝守
化作赤道兩股暖流
久醞的相思蒸騰成海霧
波濤擁抱着波濤酩酊泅游

(二十九)

把我們攜手走過的路線
段段相連，可以沿着赤道
繞一個大圈
頭上有炙人的太陽
也有沁涼的雨天；
可以畫一條子午線
中分我們的痛苦和歡樂
標注時間，或者愛情的起點；
可以畫一條曲折的海岸
有海嘯也有避風港；
可以從北極接到南極
浮冰上有着幾許企鵝的等待與佇立；
我們以走過的路線繪自己的地圖
不要糾纏不清的國界
只求一個沐在春風裏的大陸！

第三輯

山獸的遺囑



——小詩十六首——

山獸的遺囑

(一)

我知道什麼是山獸的遺囑：
讓斑斑的獸皮蒙成一面戰鼓
讓瑩瑩的白骨磨成桴

在深深的子夜裏瑟瑟的搖動
叫整個山林發抖
像以前聽到牠發怒！

(二)

你以為深深的墓穴
有一天埋葬了我
讓蚯蚓在骷髏裏翻土
田鼠在眼窪裏做窩

我的心就從此寂滅了麼？
哈，死亡，難道你忘了
我骨髓裏還有未化的青燐
在風裏可以擦亮一盞鬼火
黑暗中可以照出你猙獰的額

(三)

如果對生命作一番寫照
我知道自己颯不起風濤
擂不動羌鼓
吹不響戰號

我只是一根田裏的稻草
爲了結穗而弓背
爲了下季的豐收而燃燒

(四)

毅然地抖落心中的感傷
像風抖落枯槲的殘瓣
失落的希望只是一根誤射的飛矢
一發錯過圓心的子彈
而你呵，年青的朋友
你不是還有一筒滿滿的箭囊
一管荷實纍纍的槍桿？

(五)

我的沉默是一道藍色的河
拋擲我的石卵
都沉落河床，被水淹沒

琥珀不因沾着泥濘
就變成碎玻璃碴兒

太陽也從來不因爲日蝕而殘缺

(六)

倘若我被生活的流彈打垮
請不必在靈前哭泣，朝夕獻花
如果需要墓誌銘

你只要把這句話刻下：

——這裏躺着一個平凡的軀體
一根渴望着燃燒的火把！

(七)

你可能就是藏着鈾鐵的瀝青
誰知道將輻射多少能，發揮多少力？
渺小並不可悲，你看
那草尖的露滴

在小小的晶體裏

竟啣住了眩目的朝陽

吞嚥了整個蒼穹的翠碧

(八)

讓我把營帳紮在你的臂彎

小溪流，我們同是顛簸的流浪漢

我荷一囊夸父追日的理想

你漂一河向大海奔流的希望

(九)

生命要像一枚金鋼鑽

不用火點燃

也能在黑暗中閃光

(十)

重重的苦難

你不可能以沉甸的鐵鞋

把我的心狠狠地磨爛

我的心是踐踏出來的路呀

你愈無情的踹踩

我就愈加的堅實鋼強！

(十一)

——四處佈滿了荊棘

路呵，你究竟在那裏？

——我深藏在你的意志中

我埋伏在你脚下的疾藜！

(十二)

不怕你拉一千條絆馬索在我跟前
不怕你掘一千個深坑誘我墜陷
生活，我的脊椎已從生鐵
給你捶打成鋼鍊
你要擊垮我

除非能够填塞火山的出口
你要擊敗我
除非能够阻遏旭日躍出水平線！

(十三)

縱使你將半個地球收監
縱使你將黑色的旗旌插遍
黑夜，我會死守胸中的碉堡
你可撲熄不了城闕的火焰！

(十四)

心靈的孤舟
卸除你艙內萬噸的憂愁
前路迢迢
盡是怪石嶙峋的灘頭
可別讓過重的負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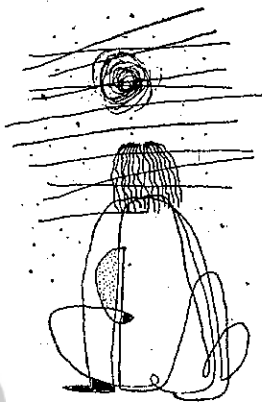
把你擱淺在沙洲

(十五)

生活一旦把我漂泊大海洋
我就做一個不沉的浮標
生活一旦把我遺棄在荒漠
我就茁壯成一株旅人蕉

(十六)

以心中的爽朗面對生活的冷漠
微笑能在沙地灌溉出花菓
堅韌的心不應是荒漠的石巖
石巖雖然剛碩，經過風化
都碎成粉末，斑斑剝落
堅韌的心該穩動如一頭北極熊
有血有肉有脈膊
冰天雪地裏仍以恆溫發揮着體熱！



第四輯

星下的廣場

——短詩十九首——

星下的廣場

——給一群天真如羚羊的小朋友

合上書本，連垂臉的疲憊也一併合上

小羚羊，我們一起結隊到披茵的廣場上

暫時將苦澀的公式，習題拋開

將冗長的人名，年代淡忘

今夕，花的城邦設宴迎冠春的造訪

夜綻的蓓蕾都襲上燦爛的霓裳

夢遊的昆蟲應邀權充女賓的舞伴

我們且隨燭光前去瀏覽花的排場

欣賞她們的舞蹈與化裝

你們的校慶晚會，較之怎樣？

嘩啦啦，彩燈下，隔着花叢

噴水池在燃放如虹的煙花

映在水裏的色澤，染紅染綠

游魚的披掛。你們望着水柱

眼睛睜得大大，告訴我吧

你們現在正想着，那一則安徒生童話？

蟲豸已憩息，我們姑且以草爲席

看流螢匆匆，在花叢巡弋嬉戲

你們驚奇麼？星星何以終夜熠熠

告訴你：他們遺失了太陽，到處遊離

舉着火炬，相隔億里兆里

靠火舌講着光的語言，傳遞訊息

「星星的國度一定也有他們的酋長

爲什麼不下令集聚所有星星的光芒

點一盞大光燈高高懸掛在天上

我想，這燈準會比我們的太陽更亮！」

你們的話是一首可唱的詩歌

引我憶起吉檀迦利，憶起泰戈爾

我撫着你們的肩膀笑了

晨星在童稚的眸中升起

黑夜在我心中褪色！

稿於一九六四年

立在高崗上

立在高崗

立在大地的肩胛上

極目雲帆追趕着雲帆

遠望漁舟逐鹿着漁舟

俯覽雪浪接踵着雪浪

心中，爽然掩滅了黯然！

立在高崗

立在大地的顛蓋上

腳無視峰巒的傲岸

眼席捲了宇宙的莊煌

背負蒼穹，朋友且聽我高唱：

「呵，誰比我們，更接近太陽！」

稿於一九六四年

畢業前夕

油燈塗滿了一室薰黃的光亮
我們團團圍坐著

影子像屋瓦緊緊相連
過去大夥兒曾經在此歡笑歌唱
今夕爲什麼彼此沉默無言？

別離並不值得沉悵悲傷
朋友，讓這段回憶孕育將來相逢的歡暢
你們如今宛若配上羅盤的帆船
去找尋理想的港灣吧
去發現新的航線

熱愛生活，要像熱愛自個兒的親娘
縱使生活把你鑄成一顆鏢絲釘
縱使生活把你壓成鋪路石
縱使生活把你打成刺刀鎗彈
縱使生活把你放逐大海洋

去馳騁在祖國的曠野上

朋友，有你們笑聲的地方就會有陽光

有你們足跡的地方就有嫩苗生長

你們是太陽，充滿光和熱

你們是空氣，你們是銅像

把理想編織成絢燦的彩虹

把今夕的筵別納入你們每一夜的夢

各位，再進一杯酒呵

你看窗外曉星漸漸疏落

不久黎明將到來解下掛在窗前的夜色

稿於一九六四年

夜渡

高捲褲管，浸雙腿於一河月凝的霜

我們像逆流的舢舨，划向上流的山崗
朋友，且把緊握的手當作拉繹的繩纜
牽一筏的行囊航過這嶙峋的河灣

石卵在水中築起山勢崢嶸的城國
月華在水中描繪霜雪皚皚的夜色
張目而眠的魚呵，你們爲什麼紛紛散了
莫非我們的赤足踏碎了，你透明的夢麼？

巨樹的枝樑如蛇蟒，俯向我們的心藏
前路遠遠迂迴，彷彿蛟龍的肝腸

爲我擎一炬烈火向前方，朋友
好讓嫣紅的火舌挑破這一角落黑暗

河上驀地一聲嘩然，一群水鷺飛起了
像一陣疾飛的標槍，東奔西闖

擊落了滿天星斗

細看，呵，原來盡是白露斑斑

風放肆的指揮葉和鳴蟬交響

流水的喘息加重了刺骨的夜寒

火舌，你別老在風濤中抖顫

最艱險的一刻需要最大的堅強

看哪，斜坡上的營火像三月的罌花

呵，這一切真美麗得像童話

你瞧，同伙們正從營盤走來啦

『謝謝你們到來參加，快烤火吧，

這兒還有一碟吃膽的牛扒！』

稿於一九六五年

那一段日子

窗外，風雨淒迷，泛濫了淙淙的流溪
泛濫了我久已乾涸的記憶

今夜，我要藉風的柔手爲我的心揚帆
冒着風風雨雨，漂航向消逝了的過去

記憶是一個萬紫千紅的花籃
最美麗的一朵鮮花是你們爲我插上
那一串日子，生活染滿彩虹的光澤
心靈飄散着馥郁的花香

深深懷念一個綠島五月的黎明
我們長途跋涉到來了

綠島變成了一片晴空
我們是來自四方浪遊的雲

從此斗室裏常揚起青春的笑
從此夜窗常映現持書的身影

園外常迴繞着輕快的旋律，來自口琴
假日的海濱，常豎着我們的營帳，像簇萬年青

年紀都是十七八

青春熾熱得像拚發的火花

有時幻想能做烘爐裏的火

有時又憧憬，將來是一座風雨中的燈塔

在球場上馳騁，在書本中游泳

歡樂來自斗室劇烈的辯論和朗誦

來自夜課過後長長的散步

來自球賽後冒着汗，像旭日的臉孔

常常，我們在海風的召喚下揚帆

在波浪中搖櫓，在巨濤中把漿

我們常常相顧微笑說：

生命要像不沉的浮標，經得起風浪

對星星我們有着同樣的愛戀

每當紮營在山上，駐足於海角邊沿

我們總愛在夜晚伴着星輝細語
夜深了又把星星藏在眼瞼裏入眠

風來了聚合的雲彩又再分散

爲了前程你們各自奔向北，奔向南

斗室岑寂了，再沒有琴音繞樑

石階冷清清，入夜不久就有露水結上

今夜，隔着千里萬里

你們的窗外是否也飄着闌珊的雨

你們是否也在燈下翻着過去的日記

你們是否也在檢拾美麗的回憶？

稿於一九六五年

第一次露營

——致一位小童軍——

曉星深怕驚醒酣眠草上的露滴
踏着輕盈的腳步翩翩而至

對每一片葉子微微細語說：

「朝暾又迎接了另一個美麗的晨曦。」

當金色的陽光透入綠色的營帳

你用手背輕輕的把雙眼揉亮

眼睛像窗戶一樣的打開了

納入滿山的綠，滿谷的陽光

你以舌尖舐着紅艷艷的唇

深深回味着滲透泥土氣息的夢

十一年來第一次枕着背囊入睡

十一年來的夢，沒有一個比昨夜更濃

集合的號聲在崗前吹起

小弟弟，快除下睡衣，連同眼裏的睡意
籃裏的早餐是麵包和沙甸魚

你的咖啡不濃麼，且讓我把笑聲拌進去！

望着營前的地圖你有半天遐想

今天我們就像燦爛的雲，遨遊在山的胸膛
群山伏臥在經緯線裏

我們的心房跳動在經緯線上

拍拍，一隻八哥鼓動着翅膀

拍落了一片落葉，一片陽光

你翹首而望，兩位同伴正沒入林間

尋覓水源，小小的心遂拚出一聲禮讚：

呵，他們要比山鷹更矯健勇敢

時間緩緩地流過我們的身畔

載走了晨曦，嚮午及暮靄裏的夕陽

暮色像無聲的山洪泛濫了四野

呵，你看，一顆星星在雲間點亮

兩顆星星在雲間點亮！

晚聽從遠方到來把每一片葉子搖撼
整個山林變成了波濤汹涌的汪洋
營火點燃了，像一個酩酊的醉漢
搖幌着顛預的身子，酡紅的臉龐
企圖撕毀周遭的黑暗。

大夥兒圍繞着營火團團而坐
欣賞滑稽的表演，高山流水的歌
那穿着破睡袍，畫鬚鬚，扮老子的
扭着那裝傻兒子的耳朵
把笑聲像颱風一樣颳起來了
傳遞到心中的每個角落

斜了，南十字星座
滅了，熊熊的營火
小弟弟，睡吧，明朝你是回歸的信鴿
以後夜裏，倘若窺見窗前北斗昇了
你可別忘了這團營火，這團的歡樂！

稿於一九六五年

寂寞

你說有時寂寞像低氣壓的天空
連最輕盈的飛絮也不漏舞其中

那你就蹦蹦跳着到草坪去

像斑鳩在陽光下撲動沾露的翎羽

或者浮沉在海洋深呼吸的胸脯

像悠然自得的海豚

讓毛管挑起汗裏快下山的太陽

讓笑聲令人聯想起小鳥的歌唱

你千萬別把自己關在斗室中

像無聊地蹲在森林裏的樹樁

憂鬱如地衣和苔蘚把你覆蓋着
一切生機將變成不萌芽的穀種

稿於一九六八年

幽靈

夜是一口深邃的古井，滿著駭人的靜
一盞昏黃的街燈，患着嚴重的黃疸病
瞪着無神的眼，直瞥着黝黑的街心
直瞥着一個幽靈，不，一具木乃伊的影

浙瀝的雨，像串串浙瀝的小稜鏡
折射黯淡的光芒入她黯淡的眼睛
她木然的走向碼頭甬道的
磁力的濤聲在蠱惑她徐步前行

麻木的神經，網不住蛀骨的嚴寒
一切生的理想，已碎成石膏像
漸密的雨迷了她的視覺，

而她却看見雨絲織着幕幕蒼桑

時間在她腦海中倒流了三十個夜晚——
一輛西卡橫枕着她丈夫扁瘻的胸膛

霓虹燈光把血灘染紅染綠了

斷在溝旁的手仍握緊挑簾的扁擔

一家數口的生活，隨着丈夫的脈搏

停了而停了，十三歲的孩子被顧去送貨

拋下彌月的女兒，她以乳去哺別張小嘴

留自家的骨肉在家中啼哭着挨餓！

熱帶的陽光是一團炙人的炭

奔波了幾天，額頭竟像沸水般灼燙

小夥子病倒在家裏，還要搖妹妹的搖籃

做母親的唱催眠曲，却呵別人的骨肉入夢鄉

迷惘中又一座海市蜃樓浮起——

偌大的洋樓只有影子伴着她自己

思家的心緒比夜雨更密，更急

她在主人家中的沙發上朦朧睡去

迷茫中頭上驀地降下一座高山

以餓虎擒羊之勢，撲落她的胸膛

驚慌盜取了她全身的力量
她吶喊一聲，把自己推出夢的邊沿
然而現實並非惡夢的遮風港，
她看見主人像野狼喘息着，在她身上。

遽然的變化使人忘了自身的存在
憤懣澎湃成溺斃理智的大海
她瘋狂的奪門而出，奔向雨街來
像一塊絕望的殞石，投向黑暗
去埋葬滿腔的恥辱和悲哀。

她把身軀，把痛苦付諸大海，
與起伏的波濤結合起來；
窒息前她覺得自己是一捲浪
在岸上澎湃，舌捲了一切野獸的屍骸，
將無數大廈，無數獸穴擊成碎塊！

稿於一九六六年

出海

——記小漁夫

提一盞瞌睡的燈，你躍下船艙
啓槳，搖醒倒映水中的魚欄

馬達開了，聲音像牛喘

舵手就位，船艙朝向東方，「開船！」

你在堆起的魚網間微微蜷伏

明天課室裏將少一張沉默的臉譜
以後，大海就是莫測高深的私塾
天上隨月份轉移的星宿是你的書

船駛出小港，剪破匹匹舒展的浪
風微掀起斗笠，絮聒在你耳旁：

「從此海洋是我們的戰場，
要打撈生活，就得以血汗交換！」

船在波濤上像一隻搖籃，動盪，動盪

你的眼前驀地浮起一個恐怖的幻象：
那是一個潮如滾湯的夜晚，你父親
出海後就一直看不見再揚起歸帆！

悲劇凝滯了一家五口的血液
你在回憶中朦朧睡去

依稀看見母親仍在燈下縫衣
深陷的眼眶裝不下那許多憂悵！

是誰喊撒網，把睡意切斷
你張臂迎風，把眼波拋向遠方
但見如黛的遠山正肩負着朝陽
繁星掉落在水上閃亮！

稿於一九六七年

登山

風是銜枚疾走的偵訊兵，由遠而近
以萬馬奔騰之速，擦過我們的衣襟
奔入列隊在山巒，鬱鬱的林蔭
向群樹宣佈，暴雨鏖戰的降臨

通過望遠鏡，你說豪雨淪陷山麓的竹林
迅雷正以迫擊砲，步步向我們趨近。朋友
快率隊移向東南的石壁崖，砍下灌木的莖
支撐這一面當風的旅人營！

陣陣的雷鳴轟轟，像陣陣的戰鼓隆隆
雨來了，吶喊着在營外陷陣，衝鋒
你聽，是誰在雨樹林外咆哮，怒吼？
啊，原來是一道暴漲的山洪！

汹涌的洪流彷彿來自倒懸的碧湖
掃盪了兩旁披苔的石，叢生的樹

藉着營帳掩護，我們踏過泥濘的徑
突破雨鏃徒入巉崖旁的窟！

把營索拴在肩膀上，擲向前方
我們像桅，營帳像一面拉緊的帆
凜冽的風，踏彎了每株樹的極
可是它總折不斷我們的脊椎幹

觸着巖洞的頸，大夥兒在寒潮中戰慄抖索
你做燧人氏，爲同伴們鑽木取火
呵，是誰的右臂給疾蕨鉤損了？
讓我解下頸巾爲他繫緊脈膊！

趁着夜幕低迷，暴雨悄悄的息鼓、偃旗
留下雨滴在某間浙瀝，像傷兵在垂危喘息
雨蛙都出來憑吊追思，拉長了嗓子，此起彼落
瘖啞的咯咯平添了不少淒清，不少涼意

今夕，我們是初民，穴居在洞裏
夜像蠶蟲，嚙去遠山的輪廓，留下一片黑漆

圍着營火，各位，且把瞳眸像窗一樣關閉
懷念原始的祖先，及殺戮劍齒虎的石器
並了解，他們如何用血汗把歷史描得更瑰麗

爲什麼你仍癡癡的，眺望遠方
露降了，山風會招來凝涸骨髓的夜寒
睡吧，明朝，當旭日爬上青山的肩膀
我們還有一段逶迤的山路要趕完！

稿於一九六六年

新生

從此脫下陰鬱的螺殼

赤搏大海裏冷血的寒流

不再做一枚畏縮在海藻叢裏的寄生蟹

迎着激流你變成逆遊的鮭魚

縱使稜石割傷了尾鰭

還是要向遙遠的上流游去

在汪洋裏你像敢用巨掌

去擱擊岩礁的大浪

就是颶風也不能把你擒來綑綁

你已忘却自己一度是斷了臂的槳

讓比淚還鹹的海水淹沒自己

頽然地埋身在泥濘的海床

今天，大海上有一桿倒了再豎起的船桅

孕滿帆的風，去航遍每道經和緯
任海鷗和白雲在後面窮追

稿於一九六八年



小雨點

歡迎你，從黑雲裏越獄的小雨點
偷竊了太陽的調色盤和水彩筆
在瓷磚鋪砌的長虹上髹漆

然後滑下長虹的滑梯
落入山澗，那下鄉春耕的啦啦隊裏
笑聲圈着漣漪四散了
逗得老榆的倒影把腰弓起，搖動肚皮

匆匆趕到運河邊的大石墩
急急叩門，催促得水閘
那老門丁，咳嗽頻仍

「喂，開門，我們要到田裏
叫貪睡の穀種踢被翻身！」

巡遊到河邊的菜園

水蓊鼓着萬片綠掌，欠身接見

你親切的按捺着鬚根的白髯
探問啖下多少燉熟的紅霞
才能釀一粒水蓂的甜

農夫把一勺藍天和你

托在掌心上，骨碌碌地咽下去
而你又從他的毛孔把頭抬起
像鯁魚在蘆荻旁浮起銀脊

瑟縮着睡了，在忙碌之後
小雨點，你是春天襟前的珠扣
摺疊在荷團上，即使星星
也要對你凝望頷首

稿於一九六八年

松鼠標本

春天叮嚀着踝鈴在玻璃窗外徘徊
新芽和初蕾都爭吮旭陽泡的鮮奶
你愀然瞪着搖曳樹影扇涼的天窗
緬懷去春和蒲公英一起跳傘時
被你攫撲入懷的那片霞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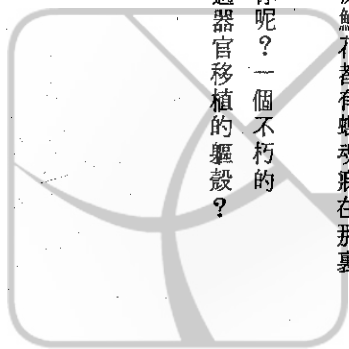
還有那熟稔飄香的夜晚
踩着嫩枝搖落築巢葉叢的星光
拂擺蓬鬆的長尾想揩淨
瑩白的滿月斑斑的塵染

然而春天無從踱進玻璃框裏
防腐劑已防腐了櫥裏的冬季
時間雖然催不老身上的細胞
但你只能永遠以僵直的姿勢蹲起
連夢幻也被裝成木乃伊

撲動陽光的蝴蝶終有一天無聲地
卸除了精工刺繡的舞衣

芭蕾的婀娜不再見於春泥
但當春天輕呼吸着姍姍而來
每瓣鮮花都有蝶魂寐在那裏

而你呢？一個不朽的
經過器官移植的軀殼？



無煙煤

鐵鑿吮起鶴嘴啄破沖積層的棺蓋
我囫圇飲下太陽調拌的靈芝醒來

大樺林是我涅槃前的臭皮囊
綠髮被風梳理可以舒捲萬頃浪

陽光的火炬子烤不焦我的眉睫
我敢窩藏太陽灼傷的黑夜

火山頓足轟開地殼的牢門
陷我入獄的是斷層地震

溶岩滾沸着把我煎炸和蒸餾
地心的煉獄炮烙過我的週身

千萬年的憤懣高壓成千萬噸黑碳
密封的怒火可以重燃后羿射盲的太陽

快把我砸碎的五臟四肢擲入火爐裏
讓我伸出千手鞭撻惶恐的蒸氣

催趕抽筋的列車奔跑過大漠
叱喝顛簸的汽船泅泳過長河

我的體溫把臘月烘暖爲三月天
叫冬季勒緊朔風踟躕不前

我要入籍太陽的家族
黑夜是我揮拳的去處

小小天文台

我容納一座小小天文台在心裏
用來探測你心中莫測的天氣
太陽的黑點，帶電的雨積雲
都有玲瓏的雷達追蹤和偵緝

如果你的心醞釀着風暴
情緒緊隨氣壓表的水銀退潮
你對我鼓腮懊惱
我就變成了暈旋的風標

當你黯然幽咽哭泣
量雨器即刻測出你的憂悵
我的刁鑽有時招來霏霏細雨
別離的那刻就是泛濫的雨季

我最渴望見到你的眼如飲日的露
雙頰燃燒着霞彩四佈

我可以預告明天有晴朗的日子
陽光像碎銀鋪路

稿於一九六八年



憂鬱，你

只是一陣瀟瀟的風雨

你就讓愁緒捺低了眉宇

像病懨懨的夾竹桃

閤攏了唇，閤攏了憂鬱

（你忘了禪定在海裏的螺螄

經年跌坐在比灶磚更燙手的岩石）

膽怯如滿身黑疣的蟾蜍

一到嚴冬就匿到樹洞隱伏

像蚯蚓，蜷縮在黑土的被窩裏

沒有一根可以立在風裏的硬骨

（你難道要像地球的南北極

終年臥在浮冰上，長嗟短嘆地

躲避太陽的烈焰直視

臉色臘白如醫院的病人睡衣？）

你看那嘩啦啦的瀑布
沒有一隻手能把他的聲帶扼住
喘呼的氣息可以造虹
笑聲可以蓋去千面齊擂的鼓

（只要你能用微笑揩淨滿面
風乾的淚裏結晶的鹽，
敢仰頭寬步走，你會說
十二個月份原來都可以是春天
日子比春橘還甜）

稿於一九六八年

呵，那眸

呢喃的夏夜在黑水晶裏濃縮了

呵，那眸，千尋深處鋪上黑雲母的湖泊

沒有暗流，沒有鯊魚，沒有海蜇

連最膽怯的星星也敢赤裸裸的

以仰泳的姿勢，悠然地泅泳着

而我啊，而我幻想着羽化

羽化爲一隻用彩虹飾頸的水鴨

像畫舫嫋逸地游划

不搖醒一圈漣漪，不驚夢鼻鼾的水花

我只把倒影貼着湖心

像一朵在靜默中燃燒的落霞

如果風雨來了浙瀝瀝

我像荷團從湖心撑着千傘向兩岸的蘆荻

一切的寒冷予我

一切的溫暖給與你

不是水風信子的行脚

不是無根的浮萍和水草

在湖水深處，我是一簇馬尾藻

鬚根深入岩礁的裂縫，把你的靈魂纏繞

永遠不枯萎，就算是苦旱來到

稿於一九六八年



忘我

風濤歇了，頓住了梵唄的呢喃
啄木鳥倦了，停止把木魚敲響
雨樹低斂羽狀眉，合十參禪
岩石跌坐着，像入定的羅漢

黃夜披上烏棗色的袈裟
淺斟着泡得很淡的月華
我乃一柱黑檀香
在群山圍的大鼎中嬾嬾煙化

而我已非我，佛與非我的我同座
齊觀塵寰像變形蟲，偽足伸縮着
衆生現形爲草叢裏的蜥蜴
變幻着皮層下的保護色

從骷髏中提取石聖建築的金字塔
瞬即風化成沙漠裏的流砂

億萬加侖紅血球中煉出鐵質
鑄像眨眼氧化成爛鐵·碎鱗般落下

草履蟲拖着芒鞋在苦海中輪迴成北京人
只佔着大壁畫着色部份的幾小平方寸
一粒行星從宇宙的子宮裏誕生
就像嚼火鑿瓷橡木後·把炭骨剔出牙縫

恒河兩岸的砂礫不過是指甲裏的泥
銀河系只是小溪上的一圈漣漪
一光年何異於從肘至指尖
萬物渺小·在太虛沒有廊柱的大庭裏

而我只是煙塵外的淡雲一片
不以霓裳羽衣在人間顯現
我只是沾濕夜色的輕霧
悠然神遊在蒼茫的山林間

稿於一九六八年

或那一種螺旋菌酸化細胞裏的原生質
春天對她是香桂棺上的雕花
太陽是癱瘓在破廟裏的盲乞

一句拌雜着春藥的笑話撩癢了耳膜
黑巷裏的蟾蜍腮鼓着思春的咯咯
她的長髮潺湲滑落猙獰的岩石
姆指和食指不耐煩地擰着那條纏腰的蛇
擰死許多發霉的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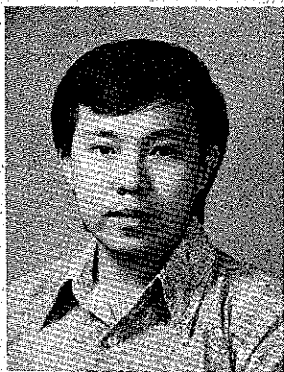
吐一口煙圈燻澀星色迷迷的眼
彈落煙蒂，看嫣紅的火種像她的年華
在夜的平面弧出一道拋物線
煙蒂將被踩熄或燃成灰燼呢
她無暇去想，疲憊欠着懶腰蜷伏在眼窪裏
使勁地扯下遮霧的重簾

稿於一九六九年



犀牛出版社

Anthology of Poetry
THE SCINTILLATING FIREFLIES
by
Ho Nai Kin



何乃健

1946 年生於泰國曼谷
，馬來亞大學農學士，現
任職於慕達農業發展局。